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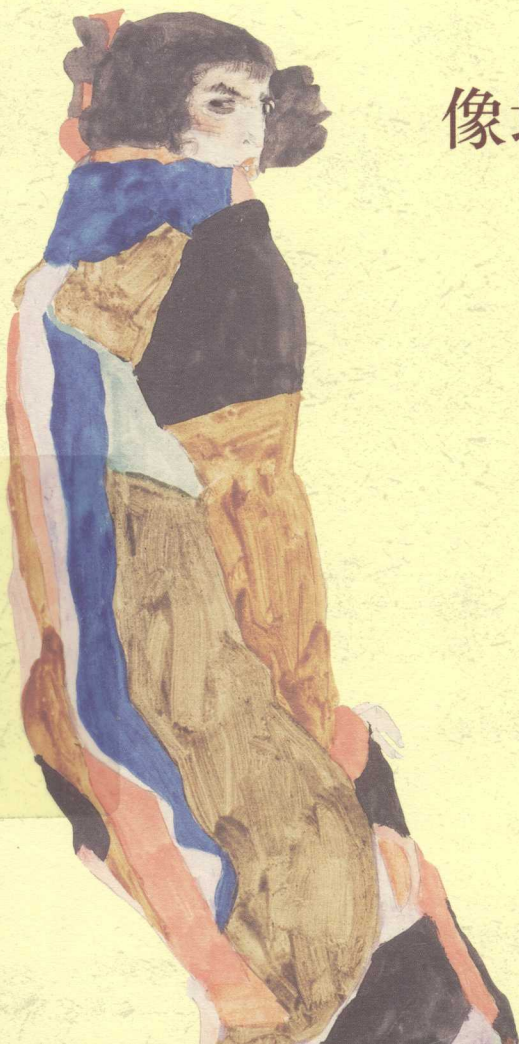
世界散文经典书坊



像地狱的沉沦

——卡夫卡散文菁华

〔奥〕卡夫卡 著
叶廷芳 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像地狱的沉沦

——卡夫卡散文菁华

〔奥〕卡夫卡 著 叶廷芳 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地狱的沉沦：卡夫卡散文菁华 / (奥) 卡夫卡著；叶廷芳选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17-2587-5

I. ①像… II. ①卡… ②叶… III. ①散文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 I52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3683 号

像地狱的沉沦——卡夫卡散文菁华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董巍

责任编辑：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印制：尹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真：(010) 6651583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226千字

印张：9.25

版次：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编者的话

在世界文学的百花园里，散文似乎是一朵永不凋谢的常春花，不论什么时代，也不论在哪一社会阶层或人群，散文不仅从不缺乏读者，而且在国内的图书市场近年来频频走低的情况下逆势上扬，多次出现散文热，大有异军突起之势。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散文这一文学体裁在各国的读者中间一直拥有较为稳固的阅读群体。

从传统的意义上说，散文涵盖了韵文、戏剧以外所有其他的文学作品（prose），但这么说似乎太过宽泛，不甚符合时下一般读者心理上的期许。另一个观念是西方各国晚近才发展起来的一种较为短小的文学体裁（essay），其中主要由于法国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和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两位文学大师的写作而愈加趋于成熟，讲究修辞、炼句，大大突出了这一文学体裁的艺术特征，开始阶段主要偏重于说理及内省式的心灵独白，稍后风气渐开，意境也日趋阔大，写景、叙事、抒情各种手法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闲适体、格言体、论说体、传记体等不同的分野。此后尚有随笔（jotting, or sketch）一说，取其不拘一格，信手拈来之意。那些精心结撰、格外强调其艺术性的短章，则一般称作美文（belles lettres），亦即以文体取胜的文章圣手写作的纯文学作品。

而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散文的用途十分广泛，实际上，写好散文是从事其他各种文体写作的基础。初看上去，散文的手法多种多样，形式亦不拘一格，可长可短，比较容易上手。但既要把一件事叙述清楚，还要在其中传达出一定的感情、心绪，事情就不那么简

单了。这里有一个对材料的处理问题，要考虑从哪个角度入手，考虑选取一个事件的哪些部分来加以突出，而事件的其他部分则从略或简写；同时，为达到这一写作目的，在叙述过程中还要考虑采取何种修辞手法及句式、语气，方能有效地表现出作者的感情色彩。如此看来，一篇散文从布局谋篇，到具体段落的行文甚至于每个句式的选择，都需作者付出一定的辛劳，否则就不能如意。

缘此，我们从世界各国的散文经典中遴选一些篇目，分批推出，以飨读者。我们的选择在国别、语种等方面考虑不多，在风格、特色方面亦无一定成见，但入选作家则都是耳熟能详、历经时间考验的世界经典作家，译者也大都是国内译界的名家、大家。我们相信，在国内一批相当有眼力的读者的鼓励与支持下，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散文书坊一定能够成为大家喜爱的芬芳馥郁的百花园。

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部

2015年5月

目 录

第一辑 告 白 001

断 想 002

日记摘编 007

第二辑 致友人书信 039

致马克斯·勃罗德 040

致奥斯卡·波拉克 066

致海德薇希·W 070

致格雷特·布洛赫 074

致菲利克斯·韦尔奇 077

致吉查克·略韦 084

致 M.E.	086
致弗兰茨·韦尔夫	092
致奥特拉·达维杜娃	096
致父母亲	100
第三辑 爱情倾泻	103
致菲莉斯·鲍威尔	104
致卡尔·鲍威尔	148
致密伦娜	150
第四辑 随 感	203
杂 感	204
第五辑 致父亲	241

第一辑 告 白

本辑中以“他”为总标题的一组随感文字，显然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自白；“他”可以看作“我”的借喻。因此这些文字对于了解卡夫卡的性格、情操和观点极有价值，并有启发意义。此外，编者还从他的大量日记中，选了一部分这类文字，合成本辑。

断 想

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充足的准备，但从来不能因此而责备自己。因为，在这每时每刻都烦人地要求有准备的生活中，哪里又有时间准备呢？但即使有时间，在知道任务之前，又何从准备呢？换句话说，连是否能够完成一个自然的，而并非仅仅是人为造成的任务又有谁能保证呢？所以他早就被轧在车轮底下了，对此他是最没有准备的了，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

他所干的一切，尽管在他眼里都特别新鲜，但与这难以思议的新鲜程度相应的是，这又特别浅薄，几乎没有一次是可以忍受的，无法拥有历史性，无法挣脱民族的长链，首次把迄今至少感得到的世界之曲打断，打落到十八层地狱中去。有时他那高傲的心中对世界的担忧多于对自己的担忧。

也许他会满足于一所监狱。作为一个囚徒终其一生，这满可以成为一个生活目标。但这却是个铁笼子。这世界的噪音大大咧咧地，专横粗暴地在铁栅间穿进穿出，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

其实这个囚徒是自由的，他可以参与一切，外面的任何事都躲不过他，他甚至可以离开这个笼子，栅栏的铁条互相间间隔足有一米宽，他甚至并没有被囚禁。

他有这么个感觉，他通过他的活着堵住了自己的道路。由这一阻碍他又得到了证明，他活着。

他自己的额骨挡住了他的道路，在他自己的额头上，他自己把额头打得鲜血横流。他感觉自己在这地球上被囚禁了，周围是这样挤，囚徒的悲伤、虚弱、疾病、胡思乱想在他身上爆发了；没有任

何安慰可以安慰他，因为那只不过是安慰，面对粗暴的被困事实而发的温柔的、令人头痛的安慰。可是如果有谁问他，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可就答不上来了，因为他（这是他最强有力的证明之一）根本就没有自由的概念。

有些人通过指出太阳的存在来拒绝苦恼，而他则通过指出苦恼的存在来拒绝太阳。

所有生活的（无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自寻烦恼的、沉重的、往往长时间停滞的、究其根本不停不息的波浪运动使他痛苦万分，因为它总是夹带着没完没了的强迫去思想的压力。有时他觉得，这种痛苦发生在事件之前。当他听说他的朋友将要得到一个孩子时，他认识到，他作为早期的思想家已经为此受过折磨了。

他看到两点：第一是那平静的、不可能没有一定舒适感的观察、思索、研究、倾诉。那些事的数量和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即使大墙嘎嘎响时也需要一条相当大的裂缝，以便于倒塌。那些工作根本不需要空间。哪怕在没有任何裂缝的地方，它们也会你拥我挤的，成千上万地生存着。这是第一点。第二却是被叫上来作出解释的瞬间，不发出一丁点儿声响，被抛回了别人的观察等等之中，但现在毫无指望，不能再唠唠叨叨，越来越不安，只需一个诅咒便能使他沉沦。

他只证明他自己，他唯一的证明就是他自己，所有对手都能一下子就战胜他，但并不是通过对他的反驳（他是不可反驳的），而是通过证明他们自己。

人的结合的基础是，一个人通过其强有力的存在似乎反驳了他本身不可反驳的个体。这对于这些个体来说是甜蜜的和欣慰的，但是没有真实性，因而总是不能持久。

以前他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中的组成部分。在某个高出一截的中心点上以精心安排的顺序矗立着军界、艺术界、科学界和手工业行

业的象征性形象。他是这许多形象中的一个。现在这个群体早就解散了，或者至少是他离开了它，自己去闯他的生活之路了。连过去的职业也已经失去，他甚至忘了他那时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看来正是这种忘怀导致了一定的伤感、不踏实感、不安感，一种给现在蒙上阴影的对过去时光的向往。然而这种向往却是生命力的一种重要元素，或者也许就是生命力本身。

他不是为他个人的生活而活着，他不是为他个人的思想而思索。他好像在一个家庭的强制性之下生活着思索着，这家庭虽然充溢着生命力和思想力，但是根据某个他所不知道的法则，他的存在对于这个家庭具有一种死板的必要性，由于这个他所不知的家庭和那些他所不知的法则，是不能放他走的。

原罪，人所犯的那个古老的过失，存在于人所发出的并且不放弃的那个谴责中：他受到了过失的伤害，他遭到了原罪的祸害。

在卡西内利的橱窗前，有两个孩子在东游西逛，一个大约六岁的男孩，一个七岁的女孩，穿得很多，正在谈论着上帝和罪孽。我在他们身后站了下来。这姑娘，也许是天主教徒，认为只有欺骗上帝才是真正的罪孽。那男孩，也许是新教教徒，以天真的固执劲儿追问，那么欺骗或者盗窃又是什么呢。“也是一种很大的罪孽，”女孩说，“但不是最大的，只有对上帝犯罪是最大的犯罪，对人犯罪我们可以忏悔。当我忏悔时，天使马上又出现在我身后，因为当我犯罪时，魔鬼就来到了我的身后，只不过我们看不到他。”也许是严肃地说话使她感到累了，为了制造一点轻松气氛，她转过头来，说道：“你看，我后面没人。”男孩也转过头来，看见了我。“你看，”根本不管我是否能听到，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后面站着魔鬼。”“他我也看到了，”女孩说，“可我说的不是他。”

他不要安慰，但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要（谁又不想要呢），而是因为寻找安慰意味着：为此献出他的一生，始终生活在他的存在的边缘，几乎在这存在之外，几乎不再知道，他在为谁寻找安慰。因

此他甚至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安慰，这儿说的是有效的，而不是真正的，真正的安慰是不存在的。

他抗拒同仁对他的定格。一个人即使是必不可少的，他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的也只能是他的视力和注视的方式所能及的那个部分。他也像所有的人那样，但却是强烈得过了分地拥有一种欲望：把自己限制成同仁看他的视力所及的那种样子。假如鲁滨逊，无论是出于自慰还是自卑还是畏惧还是无知还是渴望，从来不曾离开过岛上的最高点或不如说最易被人看见之点，那么他也许很快就完蛋了；由于他不考虑那些来往船只及其蹩脚的望远镜，而是开始对他的岛屿作全面的探索，并开始喜欢它，他保住了他的生命，而且最终由于理智必然导致的逻辑性而被人找到了。

所有美德都是个人的，所有恶癖都是社会的。被视为社会美德的，比如爱、无私、公正、牺牲精神，只不过是“令人惊讶地”弱化了的社会恶癖。

他对他的同时代人所说的“是”与“否”的区别，对于他本来的说话对象来说相当于死与生的区别，他自己也只是似懂非懂。

后世对个人的判断比同时代人正确的原因存在于死者身上。人们在死后，在孤单一人的时候才得以以自己的方式发挥自己。死亡对于个人来说相当于星期六傍晚对于烟囱清洁工的意义，他们清洗肉体上的油烟，然后便可看出，是同时代人更多地伤害了他还是他更多地伤害了同时代人；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否定的力量，不断变化、更新、死去活来的人类斗志高潮的这一最为自然的表达，是我们始终拥有的，但否定的勇气我们却没有。而实际上，生活就是否定，也就是说，否定就是肯定。

他并不随着他思想的死去而死去。这种死亡只是内心世界里面的一个现象（内心世界依然存在，即使说它只有一个思想），一个无异于其他自然现象的一个自然现象，既不可喜，也不可悲。

他溯流而上游去的水流是如此湍急，以至精神不太集中地游着

的他有时会对这荒凉的寂静（他就在这寂静之中击打着水）感到绝望，因为在失败的一个瞬间他就被推回得非常非常之遥远。

他感到口渴，这时只有一丛灌木把他和泉水隔开。可是他分成了两体，一个他纵览一切，看到他立于此地，而泉水就在一边，第二个他一无所觉，顶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第一个他看见了一切。由于他一无所觉，他也就喝不着水。

他既不勇敢也不轻率，但也不胆小怕事。一种自由的生活不至于使他害怕，现在这样一种生活没有光临，但他并不为此担忧，他为自己根本就无所担忧。可是有一个他根本不知道是谁的某人为他，仅仅为他，怀着很大的、无休止的担忧。这个某人对他的担忧，尤其是这担忧的无休止，在宁静的时刻中有时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头疼。

想要起来时，一种沉重感阻碍着他，这是一种安全感：感觉到一张床为他铺好了，而且只属于他；想要静卧时，一种不安阻碍着他，把他从床上赶起来，这是良心，是不停敲击着的心，是对死亡的恐惧，是反驳他的要求。这一切不让他休息，于是他又起来了。这种起来卧倒和一些于其间所做的偶然的、仓促的、古怪的观察构成了他的生活。

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来自他的发源地，从后面推挤着他。第二个挡着道，不让他向前走。他同时与二者斗争着，其实第一个支持他与第二个的斗争，因为他要把他往前推，而第二个同样支持他与第一个的斗争，因为他把他向后推。但是只是理论上如此。因为并非只有两个对手，而是还有他自己，但又有谁知道他的意图呢？无论如何他有这么一个梦想：有朝一日，在一个无人看守的瞬间，比如一个空前黑暗的夜间，他得以一跃离开战线，由于他的斗争经验而被提拔为判决他那两个还在互相搏斗着的对手的法官。

日记摘编¹

1910年

1910年初

我的耳廓自我感觉清新、粗糙、凉爽、多汁，犹如一片叶子。

我这么写肯定出于对我的身体和有关这个身体的未来的绝望。

如果这种绝望是这般肯定，这般与其对象相连，就如同被一个掩护着撤退并准备为此粉身碎骨的士兵制止了，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一下子就超出了目标，而且总是超出目标……

在我最近五个月的生活中，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本该对此满意的，这种状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尽管所有力量都有此义务。在这五个月后，我终于心血来潮，再度想要与我自己对话了。当我真的向我自己提问时，我还总是给予答复的，总有东西可以从我这个稻草堆中拍打出来。五个月来我便是这么一个稻草堆，其命运似乎应该是：在夏天被点燃，旁观者还来不及眨一眨眼，便已化为灰烬。这种命运偏偏要落在我的头上！它落在我的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甚至对倒霉的时期我也毫无悔恨。我的状况不是不幸，但也不是幸福，不是冷漠，不是孱弱，不是疲惫，也不是其他兴趣。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对此一无所知，也许与我写作无能有关。我相信我是理解这种无能的，却分明不知其因。比如说吧，一切闯入我脑

1 卡夫卡的日记一般都较长，限于篇幅，这里选摘的大多是其中的某些有思想光芒或有文学价值、文献价值的段落。

子里的东西都不是有头有尾地闯入的，而是在什么地方拦腰截取的。谁有本事，不妨试试去抓住这些东西，试试去抓住一棵从当中开始长起的草，且抓住不放。有些人会这种技巧，比如日本杂耍艺人，他们在一架梯子上爬，这架梯子不是支在地上，而是抵在一个躺着的人的竖起的脚掌上，这架梯子也不是倚在墙上，而是悬空的。我不会这一套，更何况连用来支撑我的梯子的那样的脚掌也没有。这当然不能说明一切，这样提问题也不能令我开口回答。但每天按理说至少应该有一行文字是针对我的，就像人们现在用望远镜对着彗星一样。然而一旦我出现在那么一个句子面前，为那个句子所吸引，就像去年圣诞节期间那样，这时我就只能保持镇静，这时我真的好像踏着我的梯子的最上面一级了。但我的梯子是平稳地支在地上，靠在墙上的。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地，什么样的墙！然而这架梯子却倒不了，于是它便被我的脚踏着往地上压，于是它托起我的脚朝墙上升。

1910年7月19日，星期日……

有人告诉我们，而我们也乐于相信；处于危险中的男人们甚至连漂亮的陌生女人都视若无睹；当她们从着火的剧院中逃出的路上被女人们所堵时，他们便将她们往墙上撞，用头和手，用膝盖和肘子。于是我们那些唠唠叨叨的妇女们住了嘴，她们漫无边际的言谈获得了动词和句号，眉毛从其静止位置上竖起，大腿和臀部的呼吸运动骤然停止，比平常更多的空气流入那因恐惧而关得不严的嘴巴之中，而腮帮子似乎也微微鼓了起来。

12月15日

我写下的单词几乎没有一个愿意与其他的和睦相处，我听见，辅音如何像破锣那样摩擦作响，元音怎样像展览会上的黑人和着这

伴奏声歌唱。我的疑惑团团围住每一个字，我看见它们先于看见单词，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根本看不见单词，我只是发明了它。这也许还不是最不幸的呢，只不过我能够不得不发明词句，这种词句能够将尸体的气味朝着某个方向吹去，不致使其朝我和读者迎面扑来。当我在写字台旁坐下时，我的感觉并不比一个在车来车往的歌剧院广场中央摔倒而断了两腿的人更舒服些。所有车辆虽说都发出噪音，但每辆车实际上都是一声不吭的，从所有方向来，往所有方向去，但将交通指挥得秩序井然而胜过警察的是那个男人的疼痛，疼痛使他合上了眼睛，无须让车辆掉头，便使广场和大街小巷变得空空荡荡。喧闹的生活使他痛苦，因为他是一个交通障碍；但是空旷无人也不见得好些，因为这会把他本来的痛苦释放出笼。

12月16日

我将不再离开日记。我必须锲而不舍，因为只有在这方面我才能做到这点。我真想解释心中这种幸福感，它偶尔出现一次，现在就正充满我的心中。这确实是某种冒着气泡的东西，带着轻微的、舒适的颤动充满我的内心，它告诉我，我是有能力的；而我每时每刻，包括现在，都容易完全确信我没有任何能力。

1911年

1月19日

看上去我像是彻底完蛋了——去年我清醒的时间每天不超过五分钟，因此我要么就期待着自己从地球上消亡，要么就必须像一个小孩子那样从头开始（尽管这是毫无希望的）。现在从头开始会比那时候容易得多。因为那时候我才刚刚有点微弱的意识去追求一种表达方法，想使每一句话都同我的生活有联系，每一句话都在我的

胸中起伏，占据我整个身心。刚开始时我是多么可怜（现在当然大不相同了）！那时写下来的东西里透出什么样的寒冷啊，它成天追着我，不放！危险性那么大，不感到那种寒冷的时刻又是那么少，总而言之，这显然不能使我的不幸减轻多少。

有一次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两个互相斗争的兄弟，一个去美国，另一个则留在欧洲的监狱里。开始我只是不时地在这儿写几行，在那儿写几行，因为我总是那么容易疲倦。有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去看望祖父祖母，在那儿把常见的一种特别软的面包涂上黄油吃了个精光。这时我根据我的构思动笔描写那个监狱。当然，我当时这么做也许主要是因为虚荣，即想通过在桌布上把纸片推来推去，敲敲铅笔，在灯下四处观望，把某个人吸引过来，让他把我写的东西夺去，看看写些什么，然后对我表示赞赏。在那几行中我主要描写了监狱的走廊，特别是它的寂静和寒冷；关于那位留下的兄弟也写了一句同情的话，因为他是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也许我有一阵感到这些描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那天下午我对这种感觉并不怎么注意。因为我当时处在已经相处惯了的亲戚中间（我是那么羞怯，以至在相处惯了的人们中间我才能感到舒适一些），坐在我所熟悉的房间中的圆桌旁，总想着我很年轻，从目前这种不受干扰的状态出发我会干出大事业来的，一个老爱嘲笑人的叔叔终于从我这儿抽走了那张我只是轻轻地按着的稿纸。他粗粗看了看，又递还给了我，连笑都没有笑，只是对其他几个用眼光追寻着他的人说：“一般得很。”对我则什么也没有说。我虽然还坐在那儿，像先前一样俯在我那张毫无用处的纸上，但我实际上被一脚踢出这个社会了。叔叔的判断在我心中不断响起，我觉得几乎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内部也看到我们的世界那寒冷的空间，看来我必须用一把火来烧热这个空间，这把火就是 I 刚开始想要找的。